土岐文庫
文庫17
W2
2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賦概

班固言賦者古詩之流其作漢書藝文志論孫卿屈原賦有惻隱古詩之義劉勰詮賦謂賦爲六義附庸可知六義不備非詩卽非賦也

賦古詩之流古詩如風雅頌是也卽離騷出於國風小雅可見

言情之賦本於風陳義之賦本於雅述德之賦本於頌李仲蒙謂敍物以言情謂之賦索物以託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此明賦比興之別也然賦中未嘗

文庫 17 W2 2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贈 文芸書房氏 寄
010185193123

不兼具比興之意

詩爲賦心賦爲詩體詩言持賦言鋪持約而鋪博也古詩人本合二義爲一至西漢以來詩賦始各有專家賦起於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爲賦以鋪陳之斯於千態萬狀層見迭出者吐無不暢暢無或竭楚辭招魂云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曰至曰極此皇甫士安三都賦序所謂欲人不能加也

樂章無非詩詩不皆樂賦無非詩詩不皆賦故樂章詩之宮商者也賦詩之鋪張者也

賦別於詩者詩辭情少而聲情多賦聲情少而辭情多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云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正見賦之尚辭不待言也

古者辭與賦通稱史記司馬相如傳言景帝不好辭賦漢書揚雄傳賦莫深於離騷辭莫麗於相如則辭亦爲賦賦亦爲辭明甚

騷爲賦之祖太史公報任安書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漢書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不別名騷劉勰辯騷曰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又曰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

太史公屈原傳曰離騷猶離憂也於離字初未明下註腳應劭以遭訓離恐未必是王逸楚辭章句離別也騷愁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蓋爲得之然不若

屈子自云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尤見離而騷者爲君非爲私也

離騷云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九章云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屈子見疑愈信被謗愈忠於此見矣

班固以屈原爲露才揚己意本揚雄反離騷所謂知衆嫮之嫉妒兮何必揚蛾之蜚眉是也然此論殊損志士之氣王陽明弔屈平廟賦衆狂穢兮謂蛾揚己二語眞足令讀者稱快

騷辭較肆於詩此如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浮夸中自有謹嚴意在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淮南以此傳騷而太史公引之少陵詠宋玉宅云風流儒雅亦吾師亦字下得有眼蓋對屈子之風雅而言也

賦當以眞僞論不當以正變論正而僞不如變而眞屈子之賦所由尚已

變風變雅變之正也離騷亦變之正也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屈子固不嫌自謂

離騷東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極開闔抑揚之變而其中自有不變者存

荀卿之賦直指屈子之賦旁通景以寄情文以代質旁通之妙用也

王逸云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余案此但得其文之似尚未得其旨屈之旨蓋在臨睨夫舊鄉不在涉青雲以汎濫遊也騷之抑遏蔽掩蓋有得於詩書之隱約自宋玉九辯已不能繼以才穎漸露故也

頓挫莫善於離騷自一篇以至一章及一兩句皆有之此傳所謂反覆致意者

敘物以言情謂之賦余謂楚辭九歌最得此訣如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正是寫出目眇眇兮愁予來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正是寫出思公子兮未敢言來俱有目擊道存不可容聲之意

楚辭九歌兩言以薤之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九歌與九章不同九歌純是性靈語九章兼多學問語

屈子九歌如雲中君之猋舉湘君之夷猶山鬼之窈窕國殤之雄毅其擅長得力處已分明一一自道矣

屈子之文取諸六氣故有晦明變化風雨迷離之意讀山鬼篇足覘其槩

屈子之辭沈痛常在轉處氣繚轉而自締悲回風篇語可以借評

屈子橘頌云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又云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天地伯夷大矣而借橘言之故得不迂而妙

橘頌品藻精至在九章中尤純乎賦體史記屈原傳云

乃作懷沙之賦知此類皆可以賦統之
長卿大人賦出於遠遊長門賦出於山鬼王仲宣登樓
賦出於哀郢曹子建洛神賦出於湘君湘夫人而屈
子深遠矣
屈子以後之作志之清峻莫如賈生惜誓情之縣邈莫
如宋玉悲秋骨之奇勁莫如淮南招隱士
宋玉招魂在楚辭爲尤多異采約之亦只兩境一可喜
一可怖而已
問招魂何以備陳聲色供具之盛曰美人爲君子珍寶
爲仁義以張平子四愁詩序通之思過半矣且觀其
所謂不可以託不可以止之處非卽水深雪雰爲小

人之例乎
宋玉風賦出於雅登徒子好色賦出於風二者品居最
上釣賦縱橫之氣駸駸乎入於說術殆其降格爲之
文心雕龍云楚人理賦隱然謂楚辭以後無賦也李太
白亦云屈宋長逝無堪與言
朱子答呂東萊謂屈宋唐景之文其言雖侈其實不過
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於是屏絕不復觀按朱子此言
特有爲而發觀其爲楚辭集註何嘗不取諸家好處
買誼惜誓弔屈原服賦俱有鑿空亂道意騷人情境於
斯猶見
服賦爲賦之變體卽其體而通之凡能爲子書者於賦

皆足自成一家

惜誓余釋以爲惜者惜己不遇於時發乎情也誓者誓己不改所守止乎禮義也此與篇中語意俱合王逸注哀惜懷王與己約信而復背之其說似淺

讀屈賈辭不問而知其爲志士仁人之作太史公之合傳陶淵明之合贊非徒以其遇殆以其心

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後來難並矣惟奇傾一境雖亦詩騷之變而尚有可廣此淮南招隱士所以作與王無功謂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余謂賦之足當此評者益不多有前此其惟小山招隱士乎

屈子之賦賈生得其質相如得其文雖涂徑各分而無庸軒輊也揚子雲乃謂賈誼升堂相如入室以己多依倣相如故耳

賈生之賦志勝才相如之賦才勝志買馬以前景差宋玉已若以此分途令觀大招招魂可辨

相如一切文皆善於架虛行危其賦旣會造出奇怪又會撇入窅冥所謂似不從人間來者此也至模山範水猶其末事

屈子之賦筋節隱而不露長卿則有迹矣然作長篇學長卿入門較易

相如之淵雅鄒陽枚乘不及然鄒枚雄奇之氣相如亦

當避謝

漢書枚乘傳梁客皆善辭賦乘尤高則知當日賦名重於相如矣後世學相如之麗者還須以乘之高濟之枚乘七發出於宋玉招魂枚之秀韻不及宋而雄節殆於過之

班倢仔擣素賦怨而不怒兼有蹇淵温惠淑愼六字之長可謂深得風人之旨

後漢趙元叔窮魚賦及刺世嫉邪賦讀之知為抗髒之士惟徑直露骨未能如屈賈之味餘文外耳

建安名家之賦氣格遒上意緒緜邈騷人清深此種尚延一綫後世不問意格若何但於辭上爭辯賦與騷

始異道矣

楚辭風骨高西漢賦氣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漢而復於楚辭者若其至與未至所不論焉

問楚辭漢賦之別曰楚辭按之而逾深漢賦恢之而彌廣

楚辭尚神理漢賦尚事實然漢賦之最上者機括必從楚辭得來

或謂楚賦自鑄偉辭其取鎔經義疑不及漢余謂楚取於經深微周浹無迹可尋實乃較漢尤高

楚辭賦之樂漢賦賦之禮歷代賦體只須本此辨之

屈靈均陶淵明皆狂狷之資也屈子離騷一往皆特立

獨行之意陶自言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其賦品之高亦有以矣

屈子辭靈塡風颯之音陶公辭木榮泉流之趣雖有一激一平之別其爲獨往獨來則一也

離騷不必學三百篇歸去來辭不必學騷而皆有其獨至處固知眞古自與摹古異也

屈子之纏綿枚叔長卿之巨麗淵明之高逸宇宙間賦歸趣總不外此三種

李白大獵賦序云辭欲壯麗義歸博達似約相如答盛覽問賦之旨而白賦亦允足稱之

李白大鵬賦序云覩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大獵賦序於相如子虛上林子雲長楊羽獵且謂齷齪之甚皆是尊題法尊題則賦之識見氣體不由不高矣

韓昌黎復志賦李習之幽懷賦皆有得於騷之波瀾意度而異其迹象故知獵豔辭拾香草者皆童蒙之智也

孫可之大明宮賦語極遒練意多勸誡與李習之幽懷賦殊塗並美

唐之劉復愚宋之黃山谷皆學楚辭而困躓者然一種孤峻之致正復難蹤特未可爲舉肥之相者道耳

周禮太師之職始見賦字鄭註賦之言鋪而於鋪之原委仍引而未發也

鋪有所鋪有能鋪司馬相如答盛覽問賦書有賦迹賦
心之說迹其所心其能也心迹本非截然爲二覽聞
其言乃終身不敢言作賦之心抑何固哉且言賦心
不起於相如自楚辭招魂同心賦些已發端矣
楚辭涉江哀郢江郢迹也涉哀心也推諸題之但有迹
者亦見心但言心者亦具迹也
賦辭欲麗迹也義欲雅心也麗辭雅義見文心雕龍詮
賦前此揚雄傳云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法言
云詩人之賦麗以則則與雅無異旨也
古人賦詩與後世作賦事異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
二一以諷諫周語瞍賦矇誦是也一以言志左傳趙

孟曰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韓宣子
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是也言志諷諫非
雅麗何以善之
太史公屈原傳贊曰悲其志敘傳曰作辭以諷諫志與
諷諫賦之體用具矣
屈兼言志諷諫馬揚則諷諫爲多至於班張則揄揚之
意勝諷諫之義鮮矣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屈子言志之指無已太康職思其
居馬揚諷諫之指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曰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
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敘傳曰子虛之事大

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揚雄甘泉
賦序曰奏甘泉賦以風之長楊賦序曰聊因校獵賦以
風羽獵賦序曰聊因校獵賦以風賦之諷諫可於斯取則矣
古人一生之志往往於賦寓之史記漢書之例賦可載
入列傳所以使讀其賦者卽知其人也
屈原傳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文心雕龍詮賦曰體物
寫志余謂志因物見故文賦但言賦體物也
董廣川士不遇賦云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
而歸一善此卽正誼明道之旨司馬子長悲士不遇
賦云沒世無聞古人唯恥此卽述往事思來者之情

陶淵明感士不遇賦云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
己此卽屢空晏如之意可見古人言必由志也
漢書藝文志曰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
作矣余案所謂失志者在境不在己也屈子懷沙賦
云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如此雖謂失志之賦
卽勵志之賦可矣
鄒陽獄中上書氣盛語壯禰正平賦鸚鵡於黃祖長子
座上蹙蹙焉有自憐依人之態於生平志氣得無未
稱
志士之賦無一語隨人笑歎故雖或顛倒複沓糾轇隱
晦而斷非文人才客求慊人而不求自慊者所能擬

效

雄雉之詩瞻彼日月兩章自來賢人失志之賦不出此意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也若一涉怨天尤人豈有是處

漢書藝文志言賢人失志之賦有惻隱古詩之意余謂江湖憂君廟堂憂民惻隱不獨失志然也觀姬公東山七月可見

或問古人賦之言志者漢如崔篆之慰志馮衍之顯志魏如劉楨之遂志丁儀之勵志晉如棗據之表志曹攄之述志然則賦以徑言其志爲尚乎余謂賦無往而非言志也必題是志而後其賦爲言志則志或幾乎息矣

實事求是因寄所託一切文字不外此兩種在賦則尤缺一不可若美言不信玩物喪志其賦亦不可已乎

風詩中賦事往往兼寓比興之意鍾嶸詩品所由竟以寓言寫物爲賦也賦兼比興則以言內之實事寫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上下交際不必有言也以賦相示而已不然賦物必此物其爲用也幾何

春有草樹山有烟霞皆是造化自然非設色之可擬故賦之爲道重象尤宜重興興不稱象雖紛披繁密而生意索然能無爲識者厭乎

賦與譜錄不同譜錄惟取誌物而無情可言無采可發

則如數他家之寶無關己事以賦體視之孰爲親切且尊異耶

賦必有關著自己痛癢處如嵇康敘琴向秀感笛豈可與無病呻吟者同語

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盪而賦出焉若與自家生意無相入處則物色祇成閒事志士遑問及乎

賦欲不朽全在意勝楚辭招魂言賦先之以結撰至思眞乃千古篤論

賦家主意定則羣意生試觀屈子辭中忌己者如黨人憫己者如女嬃靈氛巫咸以及漁父別有崇尚詹尹不置是非皆由屈子先有主意是以相形相對者皆若沓然偕來拱向注射之耳

周南卷耳四章只嗟我懷人一句是點明主意餘者無非做足此句賦之體約用博自是開之

賦兼敘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橫義也敘者一先一後豎義也

司馬長卿論賦云一經一緯或疑經可言一緯不可言一不知乃舉一例百合百爲一耳

賦欲縱橫自在係乎知類太史公屈原傳曰舉類邇而見義遠敘傳又曰連類以爭義司馬相如封禪書曰依類託寓枚乘七發曰離辭連類皇甫士安敘三都

賦曰觸類而長之

張融作海賦不道鹽因顧凱之之言乃益之姚鉉令夏竦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得六千字可知賦須當有者盡有更須難有者能有也

司馬長卿謂賦家之心包括宇宙成公綏天地賦序云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意與長卿宛合

賦取窮物之變如山川草木雖各具本等意態而隨時異觀則存乎陰陽晦明風雨也

賦家之心其小無內其大無垠故能隨其所值賦像班形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賦以象物按實肖象易憑虛構象難能構象象乃生生不窮矣唐釋皎然以作用論詩可移之賦

賦之妙用莫過於設字訣看古作家無中生有處可見如設言值何時處何地遇何人之類未易悉舉

賦必合數章而後備故大言小言兩賦俱設爲數人之語準此意則知賦用一人之語者亦當以參伍錯綜出之

賦須曲折盡變孔穎達謂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此第明賦之義非論其勢勢曲固不害於義直也

賦取乎麗而麗非奇不顯是故賦不厭奇然往往有以

竟體求奇轉至不奇者由不知以蓄奇爲洩奇地耳

譚友夏論詩謂一篇之朴以養一句之靈一句之靈能同一篇之朴此說每爲談藝者所訶然徵之於古未嘗不合如秦風小戎言念君子以下卽以靈回朴也其上皆以朴養靈也豳風東山每章之意俱因收二句而顯若敦彼獨宿以及其新孔嘉云云皆靈也每二句之前皆朴也賦家用此法尤多至靈能起朴更可隅反

賦中駢偶處語取蔚茂單行處語取清瘦此自宋玉相如已然

賦之尙古久矣古之大要有五性情古義古字古音節

古筆法古

古賦難在意創獲而語自然或但執言之短長聲之高下求之猶未免刻舟之見

古賦調拗而諧采淡而麗情隱而顯勢正而奇

古賦意密體疎俗賦體密意疎

俗賦一開口便有許多後世事迹來相困躓古賦則越世高談自開戶牖豈肯屋下蓋屋耶

賦兼才學才如漢書藝文志論賦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北史魏收傳曰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學如揚雄謂能讀賦千首則善爲之

以賦視詩較若紛至沓來氣猛勢惡故才弱者往往能

爲詩不能爲賦積學以廣才可不豫乎
賦從貝欲其言有序也書具乃貝
玉曲禮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意可思矣
古人稱不歌而誦謂之賦雖賦之卒往往系之以歌如
楚辭亂曰重曰少歌曰倡曰之類皆是也然此乃古
樂章之流使早用於誦之中則非體矣大抵歌憑心
誦憑目方憑目之際欲歌焉庸有暇乎
楚辭惜誦無歌調九歌無誦調歌誦之體於斯可辨
言騷者取幽深柳子厚謂參之離騷以致其幽蘇老泉
謂騷人之清深是也言賦者取顯亮王文考謂物以
賦顯陸士衡謂賦體物而瀏亮是也然二者正須相

用乃見解人
學騷與風有難易風出於性靈者爲多故雖婦人女子
無不可與騷則重以脩能嫻於辭令非學士大夫不
能爲也賦出於騷言典致博既異家人之語故雖宏
達之士未見數數有作何論隘胸襟乏聞見者乎
范梈論李白樂府遠別離篇曰所貴乎楚言者斷如復
斷亂如復亂而詞義反復屈折行乎其間實未嘗斷
而亂也余謂此數語可使學騷者得門而入然又不
得執形似以求之
騷調以虛字爲句腰如之於以其而乎夫是也腰上一
字與句末一字平仄異爲諧調平仄同爲拗調如帝

高陽之苗裔兮攝提貞於孟陬兮之於二字爲腰陽貞腰上字裔陬句末字陽平裔仄爲異貞陬皆平爲同九歌以兮字爲句腰腰上一字與句末一字句調諧拗亦準此如吉日兮辰良日仄良平浴蘭湯兮沐芳湯芳皆平

賦長於擬效不如高在本色屈子之騷不沾沾求似風雅故能得風雅之精長卿大人賦於屈子遠遊未免落擬效之迹

賦有夷險二境讀楚辭湘君湘夫人便覺有逍遥容與之情讀招隱士便覺有罔汒憭栗之意

戴安道畫南都賦范宣歎爲有益知畫中有賦即可知賦中宜有畫矣

以精神代色相以議論當鋪排賦之別格也正格當以色相寄精神以鋪排藏議論耳

賦蓋有思勝於辭者荀卿禮智雲鬱諸賦篇雖短卻已想透無遺陸士衡文賦精語絡驛其曰非華說之所能精命意蓋可見矣

以老莊釋氏之旨入賦固非古義然亦有理趣理障之不同如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云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此理趣也至云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閒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元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則落理障甚矣

賦有以所紀之事實重者如王無功遊北山賦似不過
寫其閒適曠達之意然敘文中子一段抽出之足爲
文獻之徵乃賦中有關係處也
揚子雲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爲然壯夫自有壯夫之賦
不然則周公尹吉甫敘事之作亦不足稱矣楊德祖
答臨淄侯牋先得我心
賦因人異如荀卿雲賦言雲者如彼而屈子雲中君亦
雲也乃至宋玉高唐賦亦雲也晉楊乂陸機俱有雲
賦其旨又各不同以賦觀人者當於此著眼
詩持也此義通之於賦如陶淵明之感士不遇持己也
李習之之幽懷持世也

名士之賦歎老嗟卑俗士之賦從諛導侈以持己持世
之義準之皆當見斥也況流連般樂者耶
賦尚才不如尚品或竭盡雕飾以夸世媚俗非才有餘
乃品不足也徐庾兩家賦所由卒未令人滿志與
升高能賦升高雖指身之所處而言然才識懷抱之當
高卽此可見如陶淵明言登高賦新詩亦有微旨
或問左思三都賦序以升高能賦爲頌其所見所見或
不足賦奈何曰嚴滄浪謂詩有別材別趣余亦謂賦
有別眼別眼之所見顧可量耶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劉彥和
詮賦曰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余論賦則曰仁者見之

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詞曲槩

樂歌古以詩近代以詞如關雎鹿鳴皆聲出於言也詞則言出於聲矣故詞聲學也

說文解詞字曰意內而言外也徐鍇通論曰音內而言外在音之內在言之外也故知詞也者言有盡而音意無窮也

詞有創調倚聲本諸倡和倡和莫先於虞廷觀乃歌曰以下三句調卽乃賡載歌及又歌之調所出也風雅篇必數章後章亦多用前調其或前後小異者殆猶

詞同調之又一體耳

詞導源於古詩故亦兼具六義六義之取各有所當不得以一時一境盡之

樂中正爲雅多哇爲鄭詞樂章也雅鄭不辨更何論焉

梁武帝江南弄陶宏景寒夜怨陸瓊飲酒樂徐孝穆長相思皆具詞體而堂廡未大至太白菩薩蠻之繁情促節憶秦娥之長吟遠慕遂使前此諸家悉歸環內

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足抵少陵秋興八首想其情境殆作於明皇西幸後乎

張志和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一闋風流千古東坡嘗以其成句用入鷓鴣天又用於浣溪沙然其所足

成之句猶未若原詞之妙通造化也黃山谷亦嘗以其詞增爲浣溪沙且誦之有矜色焉

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張志和漁歌子兩家一憂一樂歸趣難名或靈均思美人哀郢莊叟濠上近之耳

温飛卿詞精妙絶人然類不出乎綺怨韋端己馮正中諸家詞留連光景惆悵自憐蓋亦易飄颺於風雨者

若第論其吐屬之美又何加焉

馮延巳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

宋子京詞是宋初體張子野始創瘦硬之體雖以佳句互相稱美其實趣尚不同

王半山詞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惟未能涉樂必笑

言哀已歎故深情之士不無閒然

柳耆卿詞昔人比之杜詩爲其實說無表德也余謂此論其體則然若論其旨少陵恐不許之

耆卿詞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於敘事有過前人

惟綺羅香澤之態所在多有故覺風期未上耳

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爲近

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後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爲變調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

東坡定風波云尚餘孤瘦雪霜姿荷華媚云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雪霜姿風流標格學坡詞者便可從此領取

東坡與鮮于子駿書云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成一家一似欲爲耆卿之詞而不能耆然坡嘗譏秦少游滿庭芳詞學柳七句法則意可知矣

東坡詞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諸家惜未詣此

黃山谷詞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辨惟故以生字俚語侮弄世俗若爲金元曲家濫觴

少游詞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則過之梅聖俞蘇幕遮云落盡梅花春又了滿地斜陽翠色和煙老此一種似爲少游開先

秦少游詞得花間尊前遺韻卻能自出清新東坡詞雄
姿逸氣高軼古人且稱少游爲詞手山谷傾倒於少
游千秋歲詞落紅萬點愁如海之句至不敢和要其
他詞之妙似此者豈少哉
少游水龍吟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東坡譏
之云十三箇字只說得一箇人騎馬樓前過語極解
頤其子湛作卜算子云極目煙中百尺樓人在樓中
否言外無盡似勝乃翁未識東坡見之云何
叔原貴異方回贈逸者卿細貼少游清遠四家詞趣各
別惟尚婉則同耳
東坡詞在當時鮮與同調不獨秦七黃九別成兩派也
晁无咎坦易之懷磊落之氣差堪驂靳然懸崖撒手
處无咎莫能追躡矣
无咎詞堂廡頗大人知辛稼軒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
雨一闋爲後來名家所競效其實辛詞所本卽无咎
摸魚兒買陂塘旋栽楊柳之波瀾也
周美成詞或稱其無美不備余謂論詞莫先於品美成
詞信富豔精工只是當不得箇貞字是以士大夫不
肯學之學之則不知終日意縈何處矣
周美成律最精審史邦卿句最警鍊然未得爲君子之
詞者周旨蕩而史意貪也
辛稼軒風節建豎卓絕一時惜每有成功輒爲議者所

沮觀其踏莎行和趙興國有云吾道悠悠憂心悄悄
其志與遇槩可知矣宋史本傳稱其雅善長短句悲
壯激烈又稱謝校勘過其墓旁有疾聲大呼於堂上
若鳴其不平然則其長短句之作固莫非假之鳴者
哉

稼軒詞龍騰虎擲任古書中理語瘦語一經運用便得
風流天姿是何奠異
蘇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瀟灑卓犖悉出於温柔敦
厚世或以粗獷託蘇辛固宜有視蘇辛爲別調者哉
張玉田盛稱白石而不甚許稼軒耳食者遂於兩家有
軒輊意不知稼軒之體白石嘗效之矣集中如永遇樂漢宮春諸闋均次稼軒韻其吐屬氣味皆若祕響相逼何後人過分門戶耶

白石才子之詞稼軒豪傑之詞才子豪傑各從其類愛之强論得失皆偏辭也

姜白石詞幽韻冷香令人挹之無盡擬諸形容在樂則琴在花則梅也

詞家稱白石曰白石老仙或問畢竟與何仙相似曰藐姑冰雪葢爲近之

陳同甫與稼軒爲友其人才相若詞亦相似同甫贈新郎寄幼安見懷韻云樹猶如此堪重別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

莫使伯牙絃絕其酬幼安再用韻見寄云斬新換出旌麾別把當時一棒大義拆開收合據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搖肢動骨這話欄只成癡絕懷幼安用前韻云男兒何用傷離別況古來幾番際會風從雲合千里情親長賠對妙體本心次骨臥百尺高樓斗絕觀此則兩公之氣誼懷抱俱可知矣

同甫水龍吟云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言近指遠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

陸放翁詞安雅清贍其尤佳者在蘇秦閒然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韻是以人得測其所至

劉改之詞狂逸之中自饒俊致雖沈著不及稼軒足以自成一家其有意效稼軒體者如沁園春斗酒彘肩等闋又當別論

高竹屋詞爭驅白石然嫌多綺語如御街行之詠轎其設想之細膩曲折何爲也哉詠簾亦然劉改之沁園春詠美人指甲美人足二闋以褻體爲世所譏然病在標者猶易治也

劉後村詞旨正而語有致眞西山文章正宗詩歌一門屬後村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爲主知必心重其人也後村賀新郎席上聞歌有感云粗識國風關雎亂羞學流鶯百囀總不涉閨情春怨又云我有生平離鸞操頗哀而不愠微而婉意殆自寓其詞品耶

蔣竹山詞未極流動自然然洗鍊縝密語多創獲其志視梅溪較貞其思視夢窗較清劉文房爲五言長城竹山其亦長短句之長城與

張玉田詞清遠蘊藉悽愴纏綿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嘗不轉益多師卽探芳信之次韻草窗瑣窗寒之悼碧山西子妝之效夢窗可見

評玉田詞者謂當與白石老仙相鼓吹玉田作瑣窗寒悼王碧山序謂碧山其詞閑雅有姜白石意今觀張王兩家情韻極爲相近如玉田高陽臺之接葉巢鶯與碧山高陽臺之淺萼梅酸尤同鼻息

文文山詞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意不知者以爲變聲其實乃變之正也故詞當合其人之境地以觀之北宋詞用密亦疏用隱亦亮用沈亦快用細亦闊用精亦渾南宋詞只是掉轉過來

詞品喻諸詞東坡稼軒李杜也耆卿香山也夢窗義山也白石玉田大秝十子也其有似韋蘇州者張子野少游少游疏而耆卿密也

當之

金元遺山詩兼杜韓蘇黃之勝儼有集大成之意以詞而論疏快之中自饒深婉亦可謂集兩宋之大成者矣

東坡謂陶淵明詩臞而實腴質而實綺余謂元劉靜修

之詞亦然

蘇辛詞似魏元成之嫵媚劉靜修詞似邵康節之風流倘泛泛然以橫放瘦澹名之過矣

虞伯生薩天錫兩家詞皆兼擅蘇秦之勝張仲舉詞大抵導源白石時或以稼軒濟之

詞之章法不外相摩相盪如奇正空實抑揚開合工易寬緊之類是已

詞中承接轉換大抵不外紆徐斗健交相爲用所貴融會章法按脈理節拍而出之

元陸輔之詞旨云對句好可得起句好難得收拾全藉出場此蓋尤重起句也余謂起收對三者皆不可忽大抵起句非漸引卽頓入其妙在筆未到而氣已吞收句非繞回卽宕開其妙在言雖止而意無盡對句非四字六字卽五字七字其妙在不類於賦與詩詞有過變隱本於詩宋書謝靈運傳論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蓋言詩當前後變化也而雙調換頭之消息卽此已寓

升歌笙入間歌合樂楚辭招魂所謂四上競氣也詞之過變處節次淺深準此辨之

詞或前景後情或前情後景或情景齊到相間相融各有其妙

一轉一深一深一妙此騷人三昧倚聲家得之便自超

出常境

空中蕩漾最是詞家妙訣上意本可接入下意卻偏不入而於其間傳神寫照乃愈使下意栩栩欲動楚辭所謂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也

詞要放得開最忌步步相連又要收得回最忌行行愈遠必如天上人間去來無迹斯爲入妙

小令難得變化長調難得融貫其實變化融貫在在相須不以長短別也

詞以鍊章法爲隱鍊字句爲秀秀而不隱是猶百琲明珠而無一綫穿也

鍊字數字爲鍊一字亦爲鍊句則合句首句中句尾以見意多者三四層少亦不下兩層詞家或遂謂字易而句難不知鍊句固取相足相形鍊字亦須遙管遙應也

玉田謂詞與詩不同合用虛字呼喚余謂用虛字正樂家歌詩之法也朱子云古樂府祇是詩中間卻添出許多汎聲後人怕失了那汎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案朱子所謂實字謂實有箇字雖虛字亦是有也

詞之好處有在句中者有在句之前後際者陳去非處美人吟詩日日待春風及至桃花開後卻匆匆此好在句中者也臨江仙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此因

仰承憶昔俯注一夢故此二句不覺豪酣轉成悵悒所謂好在句外者也儻謂現在如此則駸甚矣

賀方回青玉案詞收四句云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其末句好處全在試問句呼起及與上一川二句並用耳或以方回有賀梅子之稱專賞此句誤矣且此句原本寇萊公梅子黃時雨如霧詩句然則何不目萊公爲寇梅子耶

詞之妙全在襯跌如文文山滿江紅和王夫人云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酹江月和友人驛中言別云鏡裏朱顏都變盡只有丹心難滅每二句若非上句則下句之聲情不出矣

詞眼二字見陸輔之詞旨其實輔之所謂眼者仍不過某字工某句警耳余謂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體之眼有數句之眼前前後後無不待眼光照映若舍章法而專求字句縱爭奇競巧豈能開闔變化一動萬隨耶

詞家用韻在先觀其韻之通別別者必不可通通者仍須知別如江之於陽眞之於庚古韻既別雖今吻相通要不得而通也東冬於江歌於麻古韻雖通然今吻既別便不可以無別也至一韻之中如十三元韻今吻讀之其音約分三類亦當擇而取之餘韻準此詞中平仄體有一定古人或有平作仄仄作平者必合

句上句下句內之字權其律之所宜互爲更換斯得如銅山靈鐘東西相應故效古者當專效一體不可挹彼注茲致譏聲病

平聲可爲上入語本張玉田詞源則平去之不可相代審矣然平可代以上入而上入或轉有不可互代者玉田稱其父寄閒老人瑞鶴仙詞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閒了尋香兩翅撲字不協遂改爲守字此於聲音之道不其嚴乎

上入雖可代平然亦有必不可代之處使以宛轉遷就之聲亂一定不易之律則代之一說轉以不知爲愈矣

上去不宜相替宋沈伯時義甫之說也去聲當高唱上聲當低唱明沈璟詞隱之說也兩說爲後人論詞者所本爰爲表而出之

詞家既審平仄當辨聲之陰陽又當辨收音之口法取聲取音以能協爲尚玉田稱其父惜花春起早詞瑣窗深句深字不協改爲幽字又不協再改爲明字始協此非審於陰陽者乎又深爲閉口音幽爲斂脣音明爲穿鼻音消息亦別

古人原詞用入聲韻效其詞者仍宜用入餘則否至如句中用入解人愼之

詞家辨句兼辨讀讀在句中如楚辭九歌每句中間皆

有令字令者無辭而有聲即其讀也更以古樂府觀之篇終有聲如臨高臺之收中吾是也句下有聲如有所思之妃呼豨是也何獨於句中之聲而疑之

詞句中用雙聲疊韻之字自兩字之外不可多用惟犯疊韻者少犯雙聲者多蓋同一雙聲而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呼法不同便易忘其爲雙聲也解人正須於不同而同者去其隱疾且不惟雙聲也凡喉舌齒牙脣五音俱忌單從一音連下多字

十二律與後世各宮調異名而同實如在黃鍾則正黃鍾爲宮大石調爲商以至般涉調爲羽在大呂則高宮爲宮高大石調爲商高般涉調爲羽詞源所列既

詞固必期合律然雅頌合律桑閒濮上亦未嘗不合律也律和聲本於詩言志可爲專講律者進一格焉

昔人詞詠古詠物隱然只是詠懷蓋其中有我在也然人亦孰不有我惟耿吾得此中正者尚耳

詞深於興則覺事異而情同事淺而情深故沒要緊語正是極要緊語亂道語正是極不亂道語固知吹皺一池春水干卿甚事原是戲言

鄰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溺愛者悲之東坡水龍吟和章節夫詠楊花云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亦同此意

東坡水龍吟起云似花還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詞評語
蓋不離不即也時有舉史梅溪雙雙燕詠燕姜白石
齊天樂賦蟋蟀合作評語者亦曰似花還似非花
詞中用事貴無事障晦也虞也多也板也此類皆障也
姜白石詞用事入妙其要訣所在可於其詩說見之
曰僻事實用熟事虛用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
者也乍敘事而閒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詞有點有染柳耆卿雨淋鈴云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
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上
二句點出離別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
點染之間不得有他語相隔隔則警句亦成死灰矣

詞有尚風有尚骨歐公朝中措云手種堂前楊柳別來
幾度春風東坡雨中花慢云高會聊追短景清商不
假餘妍孰風孰骨可辨
王敬美論詩云河下輿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胡明仲稱
眉山蘇氏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
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埃
之表此殆所謂正身者耶
詩有西江西崑兩派惟詞亦然戴石屏望江南云誰解
學西崑是學西江派人語吳夢窗一流當不喜聞
詞之爲物色香味宜無所不具以色論之有借色有眞
色借色每爲俗情所豔不知必先將借色洗盡而後

眞色見也

昔人論詞要如嬌女步春余謂更當有以益之曰如異軍特起如天際眞人

詞尚清空妥溜昔人已言之矣慥須妥溜中有奇創清空中有沈厚才見本領

詞要恰好粗不得纖不得硬不得輭不得不然非傖父即兒女矣

黃魯直跋東坡卜算子缺月掛疎桐一闋云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余案詞之大要不外厚而清厚包諸所有清空諸所有也

詞澹語要有味壯語要有韻秀語要有骨

詞要清新切忌拾古人牙慧蓋在古人爲清新者襲之即腐爛也拾得珠玉化爲灰塵豈不重可鄙笑

描頭畫角是詞之低品蓋詞有全體宜無失其全詞有內蘊宜無失其蘊

詞之妙莫妙於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於淺寄厚於輕寄勁於婉寄直於曲寄實於虛寄正於餘皆是

詞以不犯本位爲高東坡滿庭芳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語誠慷慨然不若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尤覺空靈蘊藉

司空表聖云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美在酸鹹之外嚴滄浪云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象此皆論詩也詞亦以得此境爲超詣

玉田論詞曰蓮子熟時花自落余更益以太白詩二句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古樂府中至語本只是常語一經道出便成獨得詞得此意則極鍊如不鍊出色而本色人籟悉歸天籟矣

詞中句與字有似觸著者所謂極鍊如不鍊也晏元獻無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觸著之句也宋景文紅杏枝頭春意鬧鬧字觸著之字也

詞貴得本地風光張子野遊垂虹亭作定風波有云見

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是時子野年八十五而坐客皆一時名人意確切而語自然洵非易到

詩放情曰歌悲如蜚蠊曰吟通乎俚俗曰謠載始末曰引委曲盡情曰曲詞腔遇此等名當於詩義溯之又如腔名中有喜怨憶惜等字亦以還他本意爲合

詞莫要於有關係張元幹仲宗因胡邦衡謫新州作賀新郎送之坐是除名然身雖黜而義不可沒也張孝祥安國於建康留守席上賦六州歌頭致感重臣罷席然則詞之興觀羣怨豈下於詩哉

詞尚風流儒雅以麈言爲儒雅以綺語爲風流此風流

儒雅之所以亡也

綺語有顯有微依花附草之態略講詞品者亦知避之然或不著相而染神病尤甚矣

沒些兒嫈珊勃窣也不是嶙峋突兀管做徹元分人物此陳同甫三部樂詞也余欲借其語以判詞品詞以元分人物爲最上崢嶸突兀猶不失爲奇傑嫈珊勃窣則淪於側媚矣

詞有陰陽陰者采而匿陽者疎而亮本此以等諸家之詞莫之能外

桓大司馬之聲雌以故不如劉越石豈惟聲有雌雄哉意趣氣味皆有之品詞者辨此亦可因詞以得其人

齊梁小賦唐末小詩五代小詞雖小卻好雖好卻小益所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也

耆卿兩同心云酒戀花迷役損詞客余謂此等只可名迷戀花酒之人不足以稱詞客詞客當有雅量高致者也或曰不聞花間尊前之名集乎曰使兩集中人可作正欲以此質之

詞家先要辨得情字詩序言發乎情文賦言詩緣情所貴於情者爲得其正也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皆世間極有情之人流俗誤以欲爲情欲長情消患在世道倚聲一事其小焉者也

詞進而入亦進其詞可爲也詞進而入退其詞不可爲也詞家轂到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儒雅之內自有風流斯不患其入之退也夫

曲之名古矣近世所謂曲者乃金元之北曲及後復溢爲南曲者也未有曲時詞即是曲既有曲時曲可悟詞苟曲理未明詞亦恐難獨善矣

詞如詩曲如賦賦可補詩之不足者也昔人謂金元所用之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是曲亦可補詞之不足也

南北成套之曲遠本古樂府近本詞之過變遠如漢焦仲卿妻詩敘述備首尾情事言狀無一不肖梁木蘭辭亦然近如詞之三疊四疊有戚氏鶯啼序之類曲之套數殆即本此意法而廣之所別者不過次第其牌名以爲記目耳

樂曲一句爲一解一章爲一解並見古今樂錄王僧虔啟云古曰章今曰解余案以後世之曲言之小令及套數中牌名無非章解遺意

洪容齋論唐詩戲語引杜牧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高駢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羅隱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余謂觀此則南北劇中之本色當家處古人早透消息矣

魏書胡叟傳云既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余

變換其義以論曲以爲其妙在借俗寫雅面子疑於放倒骨子彌復認眞雖半莊半諧不皆典要何必非莊子所謂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耶

王元美云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何元朗云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二說其實一也益促故快緩故諧耳

元張小山喬夢符爲曲家翹楚李中麓謂猶唐之李杜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披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月中麓作夢符詞序稱評其詞者以爲若天吳跨神鼈噀沫於大洋波濤洶湧有截斷衆流之勢案小山極長於小令夢符雖頗作雜劇散套亦以小令爲最長兩家固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翛然獨遠耳

曲以破有破空爲至上之品中麓謂小山詞瘦至骨立血肉銷化俱盡乃鍊成萬轉金鐵軀破有也又嘗謂其句高而情更款破空也

北曲名家不可勝舉如白仁甫貫酸齋馬東籬王和卿關漢卿張小山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其尤著也諸家雖未開南曲之體然南曲正當得其神味觀彼所製圓溜瀟灑纏綿蘊藉於此事固若有別材也

太和正音譜評約之只清深豪曠婉麗三品清深如

吳仁卿之山間明月也豪曠如貫酸齋之天馬脫羈
也婉麗如湯舜民之錦屏春風也

北曲六宮十一調各具聲情元周德清氏已傳品藻六
宮曰仙呂清新綿邈南呂感歎傷悲中呂高下閃賺
黃鍾富貴纏綿正宮惆悵雄壯道宮飄逸清幽十一
調曰大石風流蘊藉小石旖旎嫵媚高平條暢滉漾
般涉拾掇坑塹歇指急併虛歇商角悲傷宛轉雙調
健捷激裊商調悽愴怨慕角調嗚咽悠揚宮調典雅
沈重越調陶寫冷笑製曲者每用一宮一調俱宜與
其神理脗合南曲之九宮十三調可準是推矣
曲有借宮然但有例借而無意借既須考得某宮調中
可借某牌名更須考得部位宜置何處乃得節律有
常而無破裂之病

曲套中牌名有名同而體異者有體同而名異者名同
體異以其宮異也體同名異亦以其宮異也輕重雄
婉之宜當各由其宮體貼出之

牌名亦各具神理昔人論歌曲之善謂玉芙蓉玉交枝
玉山供不是路要馳騁鍼線箱黃鶯兒江頭金桂要
規矩二郎神集賢賓月兒高念奴嬌本序刷子序要
抑揚蓋若已兼爲製曲言矣

曲莫要於依格同一宮調而古來作者甚多既選定一
人之格則牌名之先後句之長短韻之多寡平仄當

盡用此人之格未有可以張冠李戴斷鶴續鳧者也
曲所以最慮失調者一字失調則一句失調矣一牌一
宮俱失調矣乃知王伯良之曲律李元玉之北詞廣
正譜原非好爲苛論
姜白石製詞自記拍於字旁張玉田詞源詳十二律諸
記足爲注腳蓋即應律之工尺也遼史樂志云大樂
其聲凡十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樂家既視遼志
爲故常當不疑姜記爲奇秘矣
曲辨平仄兼辨仄之上去蓋曲家以去爲送音以上爲
頓音送高而頓低也辨上去尤以煞尾句爲重煞尾
句尤以末一字爲重

曲於句中多用襯字固嫌喧客奪主然亦有自昔相傳
用襯字處不用則反不靈活者
曲止小令雜劇套數三種小令套數不用代字訣雜劇
全是代字訣不代者品欲高代者才欲富此亦如詩
言志賦體物之別也又套數視雜劇尤宜貫串以雜
劇可借白爲聯絡耳
曲家高手往往尤重小令蓋小令一闋中要具事之首
尾又要言外有餘味所以爲難不似套數可以任我
鋪排也
辨小令之當行與否尤在辨其務頭蓋腔之高低節之
遲速此爲關鎖故但看其務頭深穩瀏亮者必作家

也俗手不問本調務頭在何句何字只管平塌塡去
關鎖之地旣差全闋爲之減色矣
曲以六部收聲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穿鼻收支微齊
佳灰五韻展輔收魚虞蕭肴豪尤六韻斂脣收眞文
元寒刪先六韻舐齶收歌麻二韻直喉收侵覃鹽咸
四韻閉口收六部旣明又須審其高下疾徐歡愉悲
戚某韻畢竟是何神理庶度曲時情韻不相乖謬
詩韻有入聲者東冬江眞文元寒刪先陽庚青蒸侵覃
鹽咸是也北曲韻俱無入聲詩韻無入聲者支微魚
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是也北曲韻卽以東冬至
鹽咸各韻入聲配隸支微等韻之平上去三聲如屋

本東之入聲沃本冬之入聲曲俱隸魚模上聲以及覺本江入曲隸蕭豪上質眞入曲齊微上物文入曲魚模去月元入曲車遮去曷寒入曲歌戈平黠刪入曲家麻平屑先入曲車遮上藥陽入曲蕭豪去陌庚入曲皆來去錫青入職蒸入緝侵入曲俱齊微上合覃入曲歌戈平葉鹽入曲車遮去洽咸入曲家麻平是其槩已

平仄互叶詞先於曲如西江月醜奴兒慢少年心換巢鸞鳳戚氏是也又鼓笛令撥棹子蝶戀花漁家傲惜奴嬌大聖樂亦俱有互叶之一體然詞止以上去叶平非若北曲以入與三聲互叶也

入聲配隸三聲中原音韻自一東鐘至十九廉纖皆是也然曲中用入作平之字可有而不可多多則習氣太重且難高唱矣

昔人言正清次清之入聲北音俱作上聲次濁作去正濁作平此特舉其大略而已檢中原韻部入作上者雖皆清聲要其清聲之作去者不下十之三四作平者亦十之二三焉得不別而識之

北曲用中原音韻南曲用洪武正韻明人有其說矣然南曲祇可從正韻分平上去之部不可用其入聲爲韻腳案正韻二十二韻入聲凡十自東之入屋以至鹽之入葉其入聲徑讀入聲三聲皆不能與之相叶

卽句中各字於中原之入作平者并以勿用爲妥蓋
南曲本脫胎於北亦須無使北人棘口也
曲家之所謂陰聲卽等韻家之所謂濁聲自切韻指掌切韻指南
陽聲卽等韻家之所謂清聲曲家之所謂
四聲等子於三十六字母已標清濁明陳蠶謨獻可
之轉音經緯尤明白易曉是以沈君徵度曲須知列
入之轉音經緯見端知幫非精影照八母爲純清溪
透徹滂敷曉淸心穿審十母次清羣定澄竝奉匣從
邪牀禪十母純濁疑泥孃明微喻來日八母次濁總
無所謂半清半濁不清不濁者故可尙也曲韻自中
原音韻始分陰陽平聲范善溱中州全韻始分陰陽

去後入又分陰陽上且於入聲之作平上去者均以
陰陽分之其實陰陽之說未興淸濁之名早立矣
曲辨聲音音之難知過於聲聲不過如平仄頓送陰陽
而已音則有出字收音圓音尖音之別其理頗微未
易悉言姑舉其槩曰蕭出西江出幾尤出移魚收于
模收嗚齊收噫麻收哀巴切之音圓如其孝尖如齊
笑
度曲須知謂字之頭腹尾音與切字之理相通切法卽
唱法余以爲唱法所用乃係合聲合聲者切法之尤
精者也切字上一字爲母辨聲之淸濁不論口法開
合合聲則兼辨開合矣切字下一字爲韻辨口法開

合不論聲之清濁合聲則兼辨清濁矣且合聲法收聲不出影喻二母如哀噫嗚于皆是

事莫貴於眞知周挺齋不階古昔撰中原音韻永爲曲韻之祖明嘉隆間江西魏良輔創水磨調始行於婁東後遂號爲崑腔眞知故也余謂曲可不度而聲音之道不可不知鄭漁仲七音略序云釋氏以參禪爲大悟以通音爲小悟亦豈易言哉

張平子始言度曲西京賦所謂度曲未終雲起雪飛是也製曲者體此二語則於曲中揚抑之道思過半矣

王元美評曲謂北筋在絃南力在板可知元美時絃索之律猶有存者後此則知有板而已然板存即是絃存亦無以文之耳詞辭通左傳襄二十九年杜注云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樂記言聲歌各有宜歸於直己而陳德可知歌無今古皆取以正聲感人故曲之無益風化無關勸戒者君子不爲也

堯典末鄭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周禮樂師鄭注云所爲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余謂曲之名義大抵卽曲折之意漢書藝文志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曲折七十五篇殆此類耶

詞曲本不相離惟詞以文言曲以聲言耳詞辭通左傳襄二十九年杜注云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

曲正義云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
成歌曲是辭屬文曲屬聲明甚古樂府有曰辭者有
曰曲者其實辭卽曲之辭曲卽辭之曲也襄二十九
年正義又云聲隨辭變曲盡更歌此可爲詞曲合一
之證

藝槩卷四終

書槩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聖人作易立象以盡意意先天書之本也象後天書之用也

與天爲徒與古爲徒皆學書者所有事也天當觀於其章古當觀於其變

周篆委備如石鼓是也秦篆簡直如嶧山琅邪臺等碑是也其辨可譬之麻冕與純焉

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爲小篆而高敬之書迄無所存然安知不卽雜於世所

傳之小篆中郎衛恒書勢稱李斯篆并言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是喜固偉然足自立者後世乃傳有喜所書之大風歌書體甚非古雅不問而知爲僞物矣

玉筋之名僅可加於小篆舒元輿謂秦丞相斯變倉頡籀文爲玉筋篆是也顧論其別則頡籀不可爲玉筋論其通則分眞行草亦未嘗無玉筋之意存焉

玉筋在前懸針在後自有懸針而波磔鉤挑由是起矣

懸針作於曹喜然籀文卻已豫透其法

孫過庭書譜云篆尚婉而通余謂此須婉而愈勁通而愈節乃可不然恐涉於描字也

篆書要如龍騰鳳翥觀昌黎歌石鼓可知或但取整齊而無變化則槧人優爲之矣

篆之所尚莫過於筋然筋患其弛亦患其急欲去兩病趣筆自有訣也

魏初郘鄴生傳古文同時惟衛覬亦善之餘無聞焉蓋古文有字學有書法必取相兼是以難也雖三代遺器款識後世亦多有從事者然但務識字已矜絕學使古人復作其遂屢志也耶

款識之學始興於北宋歐公集古錄稱劉原父博學好古能讀古人銘識考知其人事蹟每有所得必摹其文以見遺今觀毛伯敦龔伯彝叔高父煮簋伯庶父

敦諸銘載錄中者皆是也時太常博士楊南仲亦能讀古文篆籀原父釋韓城鼎銘公謂與南仲所寫時有不同蓋雖未判兩家孰是而古文之難讀見矣鄭漁仲金石略自晉姜鼎迄軹家釜列三代器名二百三十有七可不謂多乎然如未詳其辭何古文字少故有無偏旁而當有偏旁者有語本兩字而書作一字者自大小篆興孳乳益多則無事此矣然大略之中椎輪之質固在隸與八分之先後同異辨而愈晦其失皆坐狹隸而寬分夫隸體有古於八分者故秦權上字爲隸有不及八分之古者故鍾王正書亦爲隸蓋隸其通名而八分統矣稱鍾可謂之鐵鐵不可謂之稱鍾從事隸與八分者蓋先審此

八分書分字有分數之分如書苑所引蔡文姬論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別之分如說文之解八字是也自來論八分者不能外此兩意

書苑引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此蓋以分字作分數解也然信如割取之說雖使八分隸二分篆其體猶古於他隸況篆八隸二不儼然篆矣乎是可知言之不出於文姬矣

凡隸體中皆暗包篆體欲以分數論分者當先問程隸

是幾分書雖程隸世已無傳然以漢隸逆推之當必不如閣帖中所謂程邈書直是正書也

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吾邱衍學古編云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卽得之矣波勢與篆筆兩意難合洪氏隸釋言漢字有八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非中絕也漢人本無成說也

王愔所謂字方八分者蓋字比於八之分也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此雖非爲八分言之而八分之意法具矣

開通褒斜道石刻隸之古也祀三公山碑篆之變也延光殘碑夏承碑吳天發神讖碑差可附於八分篆二分隸之說然必以此等爲八分則八分少矣或曰鴻都石經乃八分體也

以參合篆體爲八分此後人亢而上之之言也以有波勢爲八分覺於始制八分情事差近

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隸皆是寖趨簡捷獨隸之於八分不然蕭子良謂王次仲飾隸爲八分飾字有整飭矜嚴之意

衛恒書勢言隸書者篆之捷卽繼之曰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實卽八分而初未明言直至敘梁鵠弟

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可知前此雖有分書終
嫌字少非出於假借則易窮於用至宏乃益之使成
大備耳

衛恆言王次仲始作楷法指八分也隸書簡省篆法取
便徒隸其後從流下而忘反俗陋日甚譬之於樂中
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故八分者隸之節也八分
所重在字畫有常勿使增減遷就上亂古而下入俗
則楷法於是焉在非徒以波勢一端示別矣

鍾繇謂八分書爲章程書章程大抵以其字之合於功
令而言耳漢律以六體試學童隸書與焉吏民上書
字或不正輒舉劾是知一代之書必有章程章程既
明則但有正體而無俗體其實漢所謂正體不必如
秦秦所謂正體不必如周後世之所謂正體由古人
觀之未必非俗體也然俗而久則爲正矣後世欲識
漢分孰合功令亦惟取其書占三從二而已

小篆秦篆也八分漢隸也秦無小篆之名漢無八分之
名名之者皆後人也後人以籀篆爲大故小秦篆以
正書爲隸故八分漢隸耳

書之有隸生於篆如音之有徵生於宮故篆取力弇氣
長隸取勢險節短蓋運筆與奮筆之辨也

隸形與篆相反隸意卻要與篆相用以峭激蘊紆餘以
倔强寓款婉斯徵品量不然如撫劒疾視適足以見

其無能爲耳

蔡邕作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衛恆作散隸韋續謂迹同飛白顧曰飛曰白曰散其法不惟用之分隸此如垂露懸針皆是篆法他書亦恆用之

分數不必用以論分而可借以論書漢隸既可當小篆之八分書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書正書亦漢隸之八分書也然正書自顧野王本說文以作玉篇字體間有嚴於隸者其分數未易定之

未有正書以前八分但名爲隸既有正書以後隸不得不名八分名八分者所以別於今隸也歐陽集古錄於漢曰隸於唐曰八分論者不察其言外微旨則譏其誤也亦宜

漢楊震碑隸體略與後世正書相近若吳衡陽太守葛府君碑則直是正書故評者疑之然鍾繇正書已在葛碑之前繇之死在魏太和四年其時吳猶未以長沙西部爲衡陽郡也

唐太宗御撰王羲之傳曰善隸書爲古今之冠或疑羲之未有分隸其實自唐以前皆稱楷字爲隸如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是也郭忠恕云八分破而隸書出此語可引作羲之傳注

正書雖統稱今隸而涂徑有別波磔小而鉤角隱近篆者也波磔大而鉤角顯近分者也

楷無定名不獨正書當之漢北海敬王睦善史書世以爲楷是大篆可謂楷也衛恆書勢云王次仲始作楷法是八分爲楷也又云伯英下筆必爲楷則是草爲楷也

以篆隸爲古以正書爲今此只是據體而言其實書之辨全在身分斤兩體其末也

世言漢劉德升造行書而晉衛恆傳但謂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初不謂行書自德升造也至三家之書品庾肩吾已論次之蓋德升中之上胡昭上之下鍾繇上之上云

行書有眞行有草行近眞而縱於眞草行近草而斂於草東坡謂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行豈可同諸立與走乎

行書行世之廣與眞書略等篆隸草皆不如之然從有此體以來未有專論其法者蓋行者眞之捷而草之詳知眞草者之於行如繪事欲作碧綠只須會合青黃無庸別設碧綠料也

許叔重謂漢興有草書衛恆書勢云云是草固不始於度矣名至齊相杜度號善作篇云云是草固不始於度矣或又以褚先生補史記嘗云謹論次其眞草詔書編於左方遂謂孝武時已有草書然解人第以稗諧草創屈原屬草稾例之且彼以眞草對言豈孝武時已

有眞書之目耶

章草章字乃章奏之章非指章帝前人論之備矣世誤以爲章帝由見閣帖有漢章帝書也然章草雖非出於章帝而閣帖所謂章帝書者當由集章草而成書斷稱張伯英善草書尤善章草閣帖張芝書末一段字體方勻波磔分明與前數段不同與所謂章帝書卻同末段乃是章草而前僅可謂草書大抵章草用筆結字取乎有制孫過庭言章務檢而便益非檢不足以敬章也又如閣帖皇象草書亦章草法

章草有史游之章草蓋其急就章解散隸體簡略書之此猶未離乎隸也有杜度之章草蓋章帝愛其草書令上表亦作草書是用則章實則草也至張伯英善草書尤善章草故張懷瓘謂伯英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以示別焉

黃長睿言分波磔者爲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昔人亦有謂各字不連緜曰章草相連緜曰今草者按草與章草體宜純一世俗書或二者相間乃所謂以爲龍又無角謂之蛇又有足者也

漢篆祀三公山碑廙字下半帶行草之勢隸書楊孟文頌命字李孟初碑年字垂筆俱長兩字許亦與草類然草已起於建初時不當强以莊周注郭象也

蕭子良云臺書者董仲舒欲言茨異臺草未上卽爲臺

書按此所謂豪其字體不可得而知矣可知者如韋續言豪者行草之文近是

周興嗣千字文杜豪鍾隸豪之名似乎惟草當之然黃山谷於顏魯公祭伯父濠州刺史文豪謂其眞行草法皆備可見豪不拘於一格矣

書家無篆聖隸聖而有草聖蓋草之道千變萬化執持尋逐失之愈遠非神明自得者孰能止於至善耶

他書法多於意草書意多於法故不善言草者意法相害善言草者意法相成草之意法與篆隸正書之意法有對待有旁通若行固草之屬也

移易位置增減筆畫以草較眞有之以草較草亦有之學草者移易易知而增減每不盡解蓋變其短長肥瘦皆是增減非止多一筆少一筆之謂也

草書結體貴偏而得中偏如上有偏高偏低下有偏長偏短兩旁有偏爭偏讓皆是

庸俗行草結字之體尤易犯者上與左小而瘦下與右大而肥其橫豎波磔用筆之輕重亦然

古人草書空白少而神遠空白多而神密俗書反是

懷素自述草書所得謂觀夏雲多奇峯嘗師之然則學草者徑師奇峯可乎曰不可蓋奇峯有定質不若夏雲之奇峯無定質也

昔人言爲書之體須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

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狀之取不齊也然不齊之中流通照應必有大齊者存故辨草者尤以書脈爲要焉

草書尤重筆力蓋草勢尚險凡物險者易顛非具有大力奚以固之

草書之筆畫要無一可以移入他書而他書之筆意草書卻要無所不悟

地師相地先辨龍之動不動直者不動而曲者動蓋猶草書之用筆也然明師之所謂曲直與俗師之所謂曲直異矣

草書尤重筋節若筆無轉換一直溜下則筋節亡矣雖氣脈雅尚縣亙然總須使前筆有結後筆有起明續暗斷斯非浪作

草書渴筆本於飛白用渴筆分明認眞其故不自渴筆始必自每作一字筆筆皆能中鋒雙鉤得之

正書居靜以治動草書居動以治靜

草書比之正書要使畫省而意存可於爭讓向背間悟得

欲作草書必先釋智遺形以至於超鴻濛混希夷然後下筆古人言匆匆不及草書有以也

書凡兩種篆分正爲一種皆詳而靜者也行草爲一種皆簡而動者也

石鼓文韋應物以爲文王鼓韓退之以爲宣王鼓總不離乎周鼓也而通志金石略序云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故金石略列秦篆之目以石鼓居首夫謂秦用鼓事或有之然未見卽爲避車旣工之鼓不然何以是鼓之辭醇字古與豐碑顯異耶

祀巫咸大湫文俗呼詛楚文字體在大小篆開論小篆者謂始於秦而不始於李斯引此文爲證益以爲秦惠文王時書也然通志金石略作李斯篆其必有所考與

閣帖以正書爲程邈隸書益因張懷瓘有程邈造字皆眞正之言然如漢隸開通褒斜道石刻其字何嘗不眞正哉亦何嘗不與後世之正書異也

漢人書隸多篆少而篆體方扁每駸駸欲入於隸惟少室開母兩石闕銘雅潔有制差覺上蔡法程於茲未遠

集古錄跋尾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器銘刻備有至後漢以來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家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案前漢墓碑固無卽他石刻亦少此魯孝王之片石所以倍增光價與

漢碑蕭散如韓勑孔宙嚴密如衡方張遷皆隸之盛也

若華山廟碑旁礴鬱積瀏灕頓挫意味尤不可窮極
華山郭泰夏承郙閣魯峻石經范式諸碑皆世所謂鍾繇
邕書也乙瑛韓勑上尊號受禪諸碑皆世所謂鍾繇
書也邕之死繇之始仕皆在獻帝初談漢碑者遇前
輒歸蔡遇後輒歸鍾附會猶爲近似至乙瑛韓勑二
碑時在鍾前范式碑時在蔡後則尤難解然前人固
有解之者矣

蔡邕洞達鍾繇茂密余謂兩家之書同道洞達正不容
鍼茂密正能走馬此當於神者辨之

稱鍾繇梁鵠書者必推乙瑛孔羡二碑蓋一則神超一
則骨鍊也乙瑛碑時在鍾前自非追立難言出於鍾

手至孔羡則更無疑其非梁書者上尊號碑及受禪
碑書人爲鍾爲梁所傳無定其書愈工而垢彌甚非
書之累人乃人之累書耳

正行二體始見於鍾書其書之大巧若拙後人莫及蓋
由於分書先不及也過庭書譜謂元常不草殆亦如
伯昏無人所云不射之射乎

崔子玉草書勢云放逸生奇又云一畫不可移奇與不
可移合而一之故難也今欲求子玉草書自閣帖所
摹之外不少槩見然兩言津逮足當妙蹟已多矣

張伯英草書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蓋隔行不斷在書
體均齊者猶易惟大小疏密短長肥瘦倏忽萬變而

能潛氣內轉乃稱神境耳

評鍾書者謂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此易知也評張書者謂如班輸構堂不可增減此難知也然果能於鍾究拙中之趣亦漸可於張得放中之矩矣

晉隸爲宋齊所難繼而孫夫人碑及呂望表尤爲晉隸之最論者以其峻整超逸分比梁鍾非過也

索幼安分隸前人以草誕鍾繇衛瓘比之而尤以草書爲極詣其自作草書狀云或若俶儻而不羣或若自檢其常度惟俶儻而彌自檢是其所以眞能俶儻與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驚鳥乍飛其爲沈著痛快極矣論考推之爲北宗以歐陽信本書爲其支派說亦近是

然三日觀碑之事不足引也

右軍樂毅論畫像贊黃庭經太師箴蘭亭序告誓文孫過庭書譜論之推極情意神思之微在右軍爲因物在過庭亦爲知本也已

右軍自言見李斯曹喜梁鵠等字見蔡邕石經於從弟洽處復見張昶華嶽碑是其書之取資博矣或第以爲王導攜宣示表過江輒謂東晉書法不出此表以隱寓微辭於逸少蓋以見王書不出鍾繇之外而宣示之在鍾書又不及十一也然使平情而論當不出此

右軍書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所謂中和誠可經也以

毗剛毗柔之意學之總無是處

右軍書以二語評之曰力屈萬夫韻高千古義之之器量見於郗公求壻時東牀坦腹獨若不聞宜其書之靜而多妙也經綸見於規謝公以虛談廢務浮文妨要宜其書之實而求是也

唐太宗著王羲之傳論謂蕭子雲無丈夫氣以明逸少之盡善盡美顧後來名爲似逸少者其無丈夫之氣甚於子雲遂致昌黎有羲之俗書趁姿媚之句然逸少不任咎也

黃山谷云大令草書殊迫伯英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余謂大令擅奇固尤在草然論大令書不必與右軍相較也大令洛神十三行黃山谷謂宋宣獻公周膳部少加筆力亦可及此此似言之太易然正以明大令之書不惟以妍妙勝也其保母磚志近代雖祇有摹本卻尚存勁質之意學晉書者固尤當以勁質先之

清恐人不知不如恐人知子敬書高致逸氣視諸右軍其如胡威之於父質乎

集古錄謂南朝士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爲佳斯言可以矯枉而非所以持平南書固自有高古嚴重者如陶貞白之流便是而右軍雄强無論矣

瘞鶴銘剝蝕已甚然存字雖少其舉止歷落氣體宏逸令人味之不盡書人本難確定主名其以爲出於貞白者特較言逸少顧況爲近耳

瘞鶴銘用筆隱通篆意與後魏鄭道昭書若合一契此可與究心南北書者共參之蔡忠惠乃云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其論北書未嘗推本於篆故論鶴銘亦未盡肖也

索征西書世所奉爲北宗者然蕭子雲臨征西書世便判作索書南書顧可輕量也哉

歐陽集古錄跋王獻之法帖云所謂法帖者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使人驟見驚絶守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案高文大冊非碑而何公之言雖詳於論帖而重碑之意亦見矣

晉氏初禁立碑語見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宋義熙初裴世期表言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俗僞興華煩已久不加禁裁其僞無已則知當日視立碑爲異數矣此禁至齊未弛故范表之所請卒寢不行北朝未有此禁是以碑多寶泉述書賦列晉宋齊梁陳至一百四十

五人向使南朝無禁安知碑蹟之盛不駕北而上之耶

西晉索靖衛瓘善書齊名靖本傳言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及靖此正見論兩家者不可觭爲輕重也瓘之書學上承父覬下開子恆而靖未詳受授要之兩家皆並籠南北者也渡江以來王謝郗庾四氏書家最多而王家羲獻世罕倫比遂爲南朝書法之祖其後擅名宋代莫如羊欣實親受於子敬齊莫如王僧虔梁莫如蕭子雲淵源俱出二王陳僧智永尤得右軍之髓惟善學王者率皆本領是當苟非骨力堅強而徒摹擬形似此北派之所由誚南宗與

論北朝書者上推本於漢魏若經石峪大字雲峰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則以爲出於乙瑛若張猛龍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諸碑則以爲出於孔羡余謂若由前而推諸後唐褚歐兩家書派亦可準是辨之歐陽公跋東魏魯孔子廟碑云後魏北齊時書多如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尚當自有法跋北齊常山義七級碑云字畫佳往往有古法余謂北碑固長短互見不容相掩然所長已不可勝學矣

北朝書家莫盛於崔盧兩氏魏書崔元伯傳詳元伯之善書云元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

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
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元伯世不替業故魏初
重崔盧之書觀此則崔盧家風豈下於南朝義獻哉
惟自隋以後唐太宗表章右軍明皇篤志大令桓山
頌其批答至有桓山之頌復在於茲之語及宋太宗
復尚二王其命翰林侍書王著摹閣帖雖博取諸家
歸趣實以二王爲主以故藝林久而成習與之言義
獻則怡然與之言悅諶則惘然況悅諶以下者乎
篆尚婉而通南帖似之縑欲精而密北碑似之
北書以骨勝南書以韻勝然北自有北之韻南自有南
之骨也

南書溫雅北書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諷詠北如斛律
金之勅勒歌然此祇可擬一得之士若毋羣物而腹
衆才者風氣固不足以限之
蔡君謨識隋丁道護啟法寺碑云此書兼後魏遺法隋
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歐陽公
於是碑跋云隋之晚年書家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
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爲絶筆余所集錄開皇
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由是言可知
歐虞與道護若合一契而魏之遺法所被廣矣推之
隋龍藏寺碑歐陽公以爲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後
人或謂出東魏李仲璇敬顯儁二碑蓋猶此意惜書

人不可考耳

永禪師書東坡評以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澹則其實境超詣爲何如哉今摹本千文世尚多有然律以東坡之論相去不知幾由旬矣

李陽冰學嶧山碑得延陵季子墓題字而變化其自論書也謂於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雲霞草木文物衣冠皆有所得雖未嘗顯以篆訣示人然已示人畢矣

李陽冰篆活潑飛動全由力能舉其身一切書皆以身輕爲尚然除郤長力別無輕身法也

唐碑少大篆賴碧落碑以補其闕然凡書之所以傳者必以筆法之奇不以託體之古也李肇國史補言李陽冰見此碑寢臥其下數日不能去論者以爲陽冰篆筆過於此碑不應傾服至此則亦不然蓋人無陽冰之學焉知其所以傾服也即其書不及陽冰然右軍書師王廙及其成也過廙遠甚青出於藍事固多有謂陽冰必蔑視此碑夫豈所以爲陽冰哉至書者或爲陳惟玉或爲李譔前人已不能定矣

元吾邱衍謂李陽冰即杜甫甥李潮論者每不然之觀唐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雍門子長湜次澥字堅冰次陽冰潮之爲名與湜澥正復相類陽冰與堅冰似皆爲字或始名潮字陽冰後以字爲名而別字少溫未可知也且杜詩云況潮小篆逼秦相而歐陽集

古錄未有潮篆鄭漁仲金石略於唐篆家陽冰外但列唐元度李庾王適諸人亦不及潮何也

李陽冰篆書自以爲斯翁之後直至小生然歐陽集古錄論唐篆於陽冰之前稱王適於其後稱李靈省則當代且非無人而況於古乎

唐八分杜詩稱韓擇木蔡有鄰李潮三家歐陽六一合之史維則稱四家四家書之傳世者史多於韓韓多於蔡李惟慧義寺彌勒像碑彭元曜墓志載於趙氏金石錄何寥寥也吾邱衍疑潮與陽冰爲一人則篆既盛傳分雖少可無憾矣

歐陽文忠於唐八分尤推韓史李蔡四家夫四家固卓爲書傑而四家外若張璪瞿令問顧戒奢張庭珪胡証梁升卿韓秀榮秀弼秀實劉升陸堅李著周良弼史鎬盧曉各以能鳴亦未可謂餘子碌碌也近代或專言漢分比唐於自鄶以下其亦過矣

唐隸規模出於魏碑者十之八九其骨力亦頗近之大抵嚴整警策是其所長

論唐隸者謂唐初歐陽詢猗純陁殷仲容諸家漢魏遺意尚在至開元間則變而卽遠此以氣格言也然力量在人不因時異更當觀之

言隸者多以漢爲古雅幽深以唐爲平滿淺近然蔡有鄰尉遲迥碑廣川書跋謂當與鴻都石經相繼何嘗

於漢唐過分畛域哉至有鄭興唐寺石經藏讚歐陽公謂與三代器銘何異論雖似過亦所謂以我不平破汝不平也

後魏孝文弔比干墓文體雜篆隸相傳爲崔浩書東魏李仲琁修孔子廟碑隋曹子建碑皆衍其流者也唐景龍觀鐘銘蓋亦效之然頗能節之以禮

唐僧懷仁集聖教序古雅有淵致黃長睿謂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今遺帖之是非難辨轉以此證遺帖可矣或言懷仁能集此序何以他書無足表見然更何待他書之表見哉

學聖教者致成爲院體起自唐吳通微至宋高崇望白崇矩益貽口實故蘇黃論書但盛稱顏尚書楊少師以見與聖教別異也其實顏楊於聖教如禪之翻案於佛之心印取其明離暗合院體乃由死於句下不能下轉語耳小禪自縛豈佛之過哉

唐人善集右軍書者懷仁聖教序外推僧大雅之吳文碑聖教行世固爲尤盛然此碑書足備一宗蓋聖教之字雖閒有峭勢而此則尤以峭尚想就右軍書之峭者集之耳唐太宗御製王羲之傳曰勢如斜而反正觀此乃益有味其言

虞永興書出於智永故不外耀鋒芒而內涵筋骨徐季海謂歐虞爲鷹隼易知虞之爲鷹隼難

知也

學永興書第一要識其筋骨勝肉綜昔人所以稱廟堂碑者是何精神而展轉翻刻往往入於膚爛在今日則轉不如學昭仁寺碑矣

論唐人書者別歐褚爲北派虞爲南派蓋謂北派本隸欲以此尊歐褚也然虞正自有篆之玉筋意特主張北書者不肯道耳

王紹宗書似虞伯施觀王徵君青石銘可見紹宗與人書嘗言鄙夫書無工者又言吳中陸大夫嘗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數語乃書家眞實義諦不知者則以爲好作勝解矣

率更化度寺碑筆短意長雄健彌復深雅評者但謂是直木曲鐵法如介胄有不可犯之色未盡也或移以評蘭臺道因則近耳

大小歐陽書並出分隸觀蘭臺道因碑有批法則顯然隸筆矣或疑蘭臺學隸何不盡化其跡然初唐猶參隋法不當以此律之

東坡評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張長史告顏魯公述河南之言謂藏鋒畫乃沈著兩說皆足爲學褚者之資然有看繡度鍼之別

褚河南書爲唐之廣大教化主顏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而季海不自謂學褚未盡轉以翬翟爲

譏何諍也

褚書伊闕佛龕碑兼有歐虞之勝至慈恩聖教或以王行滿聖教擬之然王書雖縝密流動終遜其逸氣也

唐歐虞兩家書各占一體然上而溯之自東魏李仲璇敬顯儁二碑已可觀其會通不獨歐陽六一以有歐虞體評隋龍藏寺也

歐虞並稱其書方圓剛柔交相為用善學虞者和而不流善學歐者威而不猛

歐褚兩家並出分隸於遒逸二字各得所近若借古書評評之歐其如龍威虎震褚其如鶴遊鴻戲乎

虞永興掠磔亦近勒努褚河南勒努亦近掠磔其關捩

隱由篆隸分之

陸柬之之書渾勁辟稜之書清深陸出於虞辟出於褚世或稱歐虞褚辟或稱歐虞褚陸得非以宗尚之異而漫為軒輊耶

唐初歐虞褚外王知敬趙模兩家書皆精熟遒逸在當時極為有名知敬書李靖碑模書高士廉碑既已足徵意法而同時有書佳而不著書人之碑潛鑒者每謂出此兩家之手書至於此猶不得儕歐虞之列此登嶽者所以必淩絕頂哉

孫過庭草書在唐為善宗晉法其所書書譜用筆破而愈完紛而愈治飄逸愈沈著婀娜愈剛健

孫過庭書譜謂古質而今妍而自家書卻是妍之分數居多試以旭素之質比之自見

李北海書氣體高異所難尤在一點一畫皆如拋磚落地使人不敢以虛憍之意擬之

李北海書以拗峭勝而落落不涉作爲眯其解者有意低昂走入佻巧一路此北海所謂似我者俗學我者死也

李北海徐季海書多得異勢然所特全在筆力東坡論書謂守駿莫如跛余亦謂用跛莫如駿焉

過庭書譜稱右軍書不激不厲杜少陵稱張長史草書豪蕩感激實則如止水流水非有二水也

張長史眞書郎官石記東坡謂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論者以爲知言然學張草者往往未究其法先挾狂怪之意豈知草固出於其眞而長史之眞何如哉山谷言京洛間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意此而長史之眞出矣

學草書者探本於分隸二篆自以爲不可尚矣張長史得之古鐘鼎銘科斗篆卻不以觭見之此其視彼也不猶海若之於河伯耶

韓昌黎謂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此語似奇而常夫鬼神之道亦不外屈信闔闢而已

長史懷素皆祖伯英今草長史千文殘本雄古深邃邈

馬寘倚懷素大小字千文或謂非眞顧精神雖遜長史其機勢自然當亦從原本脫胎而出至聖母帖又見與二王之門庭不異也

張長史書悲喜雙遣旭素書可謂謹嚴之極或以爲顚狂而學之與宋向氏學盜何異旭素必謂之曰若失顚狂之道至此乎

顏魯公書自魏晉及唐初諸家皆歸檗括東坡詩有顏公變法出新意之句其實變法得古意也

顏魯公正書或謂出於北碑高植墓志及穆子容所書太公呂望表又謂其行書與張猛龍碑後行書數行相似此皆近之然魯公之學古何嘗不多連博貫哉

歐虞褚三家之長顏公以一手擅之使歐見郭家廟碑虞褚見宋廣平碑必且撫心高蹈如師襄之發歎於師文矣

魯公書宋廣平碑紆餘蘊藉令人味之無極然亦實無他奇只是從梅花賦傳神寫照耳至前人謂其從瘞鶴銘出亦爲知言

坐位帖學者苟得其意則自運而輒與之合故評家謂之方便法門然必胸中具旁礴之氣腕閒膽眞實之力乃可語庶乎之詣不然雖字摹畫擬終不免如莊生所謂似人者矣

顏魯公書書之汲黯也阿世如公孫宏舞智如張湯無

一可與並立

或問顏魯公書何似曰似司馬遷懷素書何似曰似莊子曰不以一沈著一飄逸乎曰必若此言是謂馬不飄逸莊不沈著也

蘇靈芝書世或與李泰和顏清臣徐季海並稱然靈芝書但妥帖舒暢其於李之倜儻顏之雄毅徐之韻度皆遠不能逮而所書之碑甚多歐陽六一謂唐有寫經手如靈芝者亦可謂唐之寫碑手矣

柳誠懸書李晟碑出歐之化度寺元祕塔出顏之郭家廟至如沂州普照寺碑雖係後人集柳書成之然剛健含婀娜乃與褚公神似焉

裴公美書大段宗歐米襄陽評之以眞率可愛眞率二字最爲難得陶詩所以過人者在此

秦碑力致漢碑氣厚一代之書無有不肖乎一代之人與文者金石略序云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典則諒哉

五代書蘇黃獨推楊景度今但觀其書之尤傑然者如大仙帖非獨勢奇力强其骨裏謹嚴眞令人無可尋閒此不必沾沾於摹顏擬柳而顏柳之實已備矣

楊景度書機括本出於顏而加以不衫不履遂自成家然學楊者尤貴筆力足與抗行不衫不履其外焉者也

歐陽公謂徐鉉與其弟鍇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黃山谷謂鼎臣篆氣質高古與陽冰並驅爭先余謂二公皆據偶見之徐書而言非其書之本無定品也必兩言皆是則惟取其高古可耳

徐鼎臣之篆正而純郭恕先僧夢英之篆奇而雜英固方外郭亦畸人論者不必強以徐相絜度也英論書獨推郭而不及徐郭行素狂當更少所許可要之徐之字學冠絕當時不止踰於英郭或不苛字學而但論書才則英郭固非徐下耳

歐陽公謂唐世人人工書今士大夫忽書爲不足學往往能執筆此蓋歎宋正書之衰也而分書之衰更甚焉其善者郭忠恕以篆古之筆溢爲分隸獨成高致至如嗣端雲勝兩沙門並以隸鳴嗣端尙不失唐人遺矩雲勝僅堪取給而已金党懷英既精篆籀亦工隸法此人惜不與稼軒俱南耳

北宋名家之書學唐各有所尤近蘇近顏黃近柳米近褚惟蔡君謨之所近頗非易見山谷蓋謂其眞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云

蔡君謨書評者以爲宋之魯公此獨其大楷則然耳然亦不甚似也山谷謂君謨渴墨帖彷彿似晉宋間人書頗覘微趣

東坡詩如華嚴法界文如萬斛泉源惟書亦頗得此意

卽行書醉翁亭記便可見之其正書字間櫛比近顏書東方畫讚者爲多然未嘗不自出新意也

端州石室記或以爲張庭珪書或以爲李北海書東坡正書有其傲岸旁礴之氣

黃山谷論書最重一韻字蓋俗氣未盡者皆不足以言韻也觀其書嵇叔夜詩與姪榎稱其詩無一點塵俗氣因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是則其去俗務盡也豈惟書哉卽以書論識者亦覺鶴銘之高韻此堪追嗣矣

米元章書大段出於河南而復善摹各體當其刻意宗古一時有集字之譏迨旣自成家則惟變所適不得以轍迹求之矣

米元章書脫落凡近雖時有諧氣而諧不傷雅故高流鮮或訾之

宋辟紹彭道祖書得二王法而其傳也不如唐人高正臣張少悌之流蓋以其時蘇黃方尙變法故循循晉法者見絀也然如所書樓觀詩雅逸足名後世矣

或言游定夫先生多草書於其人似乎未稱曰草書之律至嚴爲之者不惟膽大而在心小只此是學豈獨正書然哉

書重用筆用之存乎其人故善書者用筆不善書者爲筆所用

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屈折處亦當
中無有偏側處蓋得中郎之遺法者也
每作一畫必有中心有外界中心出於主鋒外界出於
副毫鋒要始中終俱實毫要上下左右皆齊
起筆欲斗峻住筆欲峭拔行筆欲充實轉筆則兼乎住
起行者也
逆入澀行緊收是行筆要法如作一橫畫往往末大於
本中減於兩頭其病坐不知此耳豎撇捺亦然
筆心帥也副毫卒徒也卒徒更番相代帥則無代論書
者每曰換筆心實乃換向非換質也

張長史書微有點畫處意態自足當知微有點畫處皆
是筆心實實到了不然雖大有點畫筆心卻反不到
何足之可云
中鋒側鋒藏鋒露鋒實鋒虛鋒全鋒半鋒似乎鋒有八
矣其實中藏實全祇是一鋒側露虛半亦祇是一鋒
也
中鋒畫圓側鋒畫扁舍鋒論畫足外固有迹耶
書用中鋒如師直為壯不然如師曲為老兵家不欲自
老其師書家奈何異之
要筆鋒無處不到須是用逆字訣勒則鋒右管左努則
鋒下管上皆是也然亦只暗中機括如此著相便非

書以側勒努趯策掠啄磔爲八法凡書下筆多起於一點卽所謂側也故側之一法足統餘法欲辨鋒之實與不實觀其側則思過半矣

畫有陰陽如橫則上面爲陽下面爲陰豎則左面爲陽右面爲陰惟毫齊者能陰陽兼到否則獨陽而已

書能筆筆還其本分不稍閃避取巧便是極詣永字八法只是要人橫成橫豎成豎耳

蔡中郎云筆輭則奇怪生焉余按此一輭字有獨而無對蓋能柔能剛之謂輭非有柔無剛之謂輭也

凡書要筆筆按筆筆提辨按尤當於起筆處辨提尤當於止筆處

書家於提按兩字有相合而無相離故用筆重處正須飛提用筆輕處正須實按始能免墮飄二病

書有振攝二法索靖之筆短意長善攝也陸柬之之節節加勁善振也

行筆不論遲速期於備法善書者雖速而法備不善書者雖遲而法遺然或遂貴速而賤遲則又誤矣

古人論用筆不外疾澀二字澀非遲也疾非速也以遲速爲疾澀而能疾澀者無之

用筆者皆習聞澀筆之說然每不知如何得澀惟筆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與之爭斯不期澀而自澀矣澀法與戰掣同一機竅第戰掣有形強效轉至

成病不若澀之隱以神運耳

筆有用完有用破屈玉垂金古槎怪石於此別矣

書以筆爲質以墨爲文凡物之文見乎外者無不以質有其內也

孫子云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意通之於結字必先隱爲部署使立於不敗而後下筆也字勢有因古有自構因古難新自構難穩總由先機未得焉耳

欲明書勢須識九宮九宮尤莫重於中宮中宮者字之主筆是也主筆或在字心亦或在四維四正書著眼在此是謂識得活中宮如陰陽家旋轉九宮圖位起一白終九紫以五黃爲中宮五黃何嘗必在戊己哉畫山者必有主峰爲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筆爲餘筆所拱向主筆有差則餘筆皆敗故善書者必爭此一筆

字之爲義取孳乳浸多言孳乳則分形而同氣可知也故凡書之仰承俛注左顧右盼皆欲無失其同焉而已

結字疏密須彼此互相乘除故疏不嫌疏密不嫌密也然乘除不惟於疏密用之

字形有內抱有外抱如上下二橫左右兩豎其有若弓之背向外弦向內者內抱也背向內弦向外者外抱

也篆不全用內抱而內抱爲多隸則無非外抱辨正
行草書者以此定其消息便知於篆隸孰爲出身矣
字體有整齊有參差整齊取正應也參差取反應也
書要曲而有直體直而有曲致若跳而不嚴剽而不留
則其所謂曲直者誤矣
書一於方者以圓爲模棱一於圓者以方爲徑露蓋思
地矩天規不容偏有取舍
書宜平正不宜攲側古人或偏以攲側勝者暗中必有
撥轉機關者也畫訣有樹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
倒豈可執一石一木論之
論書者謂晉人尚意唐人尚法此以觚棱間架之有無

別之耳實則晉無觚棱間架而有無觚棱之觚棱無
間架之間架是亦未嘗非法也唐有觚棱間架而諸
名家各自成體不相因襲是亦未嘗非意也
書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數字大如一行及數行
一幅及數幅皆須有相避相形相呼相應之妙
凡書筆畫要堅而渾體勢要奇而穩章法要變而貫
書之要統於骨氣二字骨氣而曰洞達者中透爲洞邊
透爲達洞達則字之疏密肥瘦皆善否則皆病
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用骨得骨故取
指實用筋得筋故取腕懸
衛瓘善草書時人謂瓘得伯英之筋猶未言骨衛夫人

筆陣圖乃始以多骨豐筋並言之至范文正祭石曼卿文有顏筋柳骨之語而筋骨之辨愈明矣

書少骨則致誚墨豬然骨之所尙又在不枯不露不然如髑髏固非少骨者也

骨力形勢書家所宜並講必欲識所尤重則唐太宗已言之曰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

書要兼備陰陽二氣大凡沈著屈鬱陰也奇拔豪達陽也

高韻深情堅質浩氣缺一不可以爲書

凡論書氣以士氣爲上若婦氣兵氣村氣市氣匠氣腐氣傖氣俳氣江湖氣門客氣酒肉氣蔬筍氣皆士之棄也

書要力實而氣空然求空必於其實未有不透紙而能離紙者也

書要心思微魄力大微者條理於字中大者旁礴乎字外

筆畫少處力量要足以當多瘦處力量要足以當肥信得多少肥瘦形異而實同則書進矣

司空表聖之二十四詩品其有益於書也過於庾子慎之書品葢庾品祇爲古人標次第司空品足爲一己陶胸次也此惟深於書而不狃於書者知之

書與畫異形而同品畫之意象變化不可勝窮約之不

出神能逸妙四品而已

論書者曰蒼曰雄曰秀余謂更當益一深字凡蒼而涉於老禿雄而失於麤疏秀而入於輕靡者不深故也靈和殿前之柳令人生愛孔明廟前之柏令人起敬以此論書取姿致何如尚氣格耶

學書者始由不工求工繼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極也莊子山木篇曰既雕既琢復歸於樸善夫

怪石以醜爲美醜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一醜字中邱壑未易盡言

俗書非務爲妍美則故託醜拙美醜不同其爲爲人之見一也

書家同一尚熟而熟有精麤深淺之別惟能用生爲熟熟乃可貴自世以輕俗滑易當之而眞熟亡矣

書非使人愛之爲難而不求人愛之爲難益有欲無欲之所以別人天也

學書者務益不如務損其實損卽是益如去寒去俗之類去得盡非益而何

書要有爲又要無爲脫略安排俱不是

洛書爲書之用五行而已五行之性五常而已故書雖學於古人實取諸性而自足者也

書陰陽剛柔不可偏陂大抵以合於虞書九德爲尚

揚子以書爲心畫故書也者心學也心不若人而欲書

之過人其勤而無所也宜矣

寫字者寫志也故張長史授顏魯公曰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

宋畫史解衣槃礴張旭脫帽露頂不知者以為肆志知者服其用志不紛

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

鍾繇筆法曰筆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右軍蘭亭序言因寄所託取諸懷抱似亦隱寓書旨

張融云非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余謂但觀此言便知其善學二王儻所謂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者耶

唐太宗論書曰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虞世南作筆髓其一為辨意蓋書雖重法然意乃法之所受命也

東坡論吳道子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推之於書但尚法度與豪放而無新意妙理未矣

學書通於學仙鍊神最上鍊氣次之鍊形又次之

書貴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別入他神者我化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為我也

觀人於書莫如觀其行草東坡論傳神謂具衣冠坐斂

容自持則不復見其天莊子列禦寇篇云醉之以酒而觀其則皆此意也

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

賢哲之書温醇駿雄之書沈毅畸士之書歷落才子之書秀穎

書可觀識筆法字體彼此取舍各殊識之高下存焉矣

揖讓騎射兩人各善其一不如幷於一人故書以才度相兼爲上

書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於心行不然書雖幸免薄濁亦但爲他人寫照而已

書當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謂書肇於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復天也

學書者有二觀曰觀我觀物以類情觀我以通德如是則書之前後莫非書也而書之時可知矣

經義槩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經義試士自宋神宗始行之神宗用王安石及中書門下之言定科舉法使士各專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初試本經次兼經大義而經義遂為定制其後元有四書疑明有四書義實則宋制已試論孟禮記禮記已統中庸大學矣今之四書文學者或並稱經義四書出於聖賢聖賢吐辭為經以經尊之名實未嘗不稱為經義者誠思聖賢之義宜自我而明不可自我而晦則為之自不容苟矣

杜元凱左傳序云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辯理錯經以合異余謂經義用此法操之便得其要經者題也先之後之依之錯之皆文也

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擴之則爲千萬言約之則爲一言所謂主腦者是也破題起講抵定主腦承題入比則所以分攄乎此也主腦皆須廣大精微尤必審乎章旨節旨句旨之所當重者而重之不可硬出意見主腦既得則制動以靜治煩以簡一綫到底百變而不離其宗如兵非將不御射非鵠不志也

昔人論文謂未作破題文章由我既作破題我由文章

余謂題出於書者可以斡旋題出於我者惟抱定而已破題者我所出之題也

文莫貴於尊題尊題自破題起講始承題及分比只是因其已尊而尊之尊題者將題說得極有關係乃見文非苟作

破題是箇小全篇人皆知破題有題面有題意以及分合明暗反正倒順探本推開代說斷做照下繳上諸法不知全篇之神奇變化此爲見端

有認題有肖題善認題故題外無文善肖題故文外無題

文之要曰識曰力識見於認題之眞力見於肖題之盡

認題肖題全在善於讀題春秋僖二十一年穀梁傳云以重辭也宣七年傳云而緩辭也文家重讀輕讀急讀緩讀之法此已開之

肖題者無所不肖也肖其神肖其氣肖其聲肖其貌有題字處切以肖之無題字處補以肖之自非肖題則讀題認題亦歸於無用矣

題有筋有節文家辨得一節字則界畫分明辨得一筋字則脈絡聯貫

題有題眼文有文眼題眼或在題中實字或在虛字或在無字處文眼即文之注意實字虛字無字處是也

有題要有題緒善抱題要所以統題緒也善理題緒所以貫題章旨也章旨在本題者闡本題即所以闡章旨也章旨在上下文者必以本題攝之攝有三位實字虛字無字處

有題面與題意同者有題面與題意異者實與而文不與實不與而文與皆所謂異也

題義有而文無是謂減題題義無而文有是謂添題文貴如題或減或添俱失之

題有平有串做法未嘗不通蓋在平題爲分做者在串題爲截做在平題爲總做者在串題爲滾做也至宜分宜截宜總宜滾善相題者自知之

問分做截做與總做滾做其文之意義何尚曰分截取

乎結實總滾取乎空靈

題字句少則宜用并字訣雖用并字訣然緊要之字句仍須特說是亦未嘗非坼字也

坼題字法如數字各爲一義一字自爲數義皆是也坼句坼節亦如之

坼字訣有似於反如題言不可如此文先說如此文說可如此後說不可如此其說如此與可如此處即似反矣其實乃坼字也

題前有豫作題後有補作題中亦補作亦豫作

題前題後不必全題之前全題之後也如題有三層一層之後即二層之前二層之後即三層之前而一層乃復有前三層乃復有後也

文有攻棱補窪二法攻棱做題字也補窪做題問也

題有題縫題縫中筆法有四曰急脈緩受緩脈急受直脈曲受曲脈直受

題縫不獨兩截題有之凡由題中此字說到彼字彼字說到此字欲到未到之間皆是

題兼虛實字者文則有坐虛呼實坐實呼虛二法題兼上下句者文則有坐上呼下坐下呼上二法此猶地師相地有空滿二向順逆二局也

題字有重有輕詳重略輕文之常也然亦有不詳而固

已重之不略而固已輕之者存乎其神之向背也

點題字緩急蓄洩之異皆從題之眞際涵泳得之先點必後做後點必先做先點以開下後點以結上後經終義先經始事點者乃經也

點題字有明有暗如作破題明破爲破暗破亦爲破也但須相其宜而行之

點題字要自然又戒牽意或在比中或在比外皆須出得有力

題中要緊之字宜先於空中刻鏤反處攻擊若非要緊之字或可作平常說出

出落二字有別自無題字處點題字可謂之出不可謂之落自題中此字出彼字就彼字而言謂之出就自此之彼而言謂之落審於出落之來路去路文之脈理斯眞矣

出落以結上開下須視結至何處開至何處有所結多而所開少者有所結少而所開多者大凡在前者多開在後者多結中間或多結或多開

昔人論布局有原反正推四法原以引題端反以作題勢正以還題位推以闡題蘊

空中起步實地立腳絕處逢生局法具此三者文便不可勝用尤在審節次而施之

起承轉合四字起者起下也連合亦起在內合者合上

也連起亦合在內中間用承用轉皆兼顧起合也

局法有從前半篇推出後半篇者有從後半篇推出前半篇者推法固順逆兼用而順推往往不如逆推者逆推之路較寬且活也

文之順逆因題而名順謂從題首遞下去逆謂從題末繞上來以一篇位次言之大抵前路宜用順後路宜用逆蓋一戒淩躐一避板直也

文局有寬有緊大抵題位寬則局欲緊題位緊則局欲寬

文局有先空後實有先實後空亦有疊用實疊用空者有先反後正有先正後反亦有疊用正疊用反者其疊用者必所發之題字不同至正反俱有空實空實俱有正反固不待言

文之有出對比其七法曰剖一爲兩補一爲兩迴一爲兩反一爲兩截一爲兩剝一爲兩襯一爲兩

柱分兩義總須使單看一比則偏合看兩比則全若單看已全則合看爲贅矣

立柱須明三對大抵言對不如意對正對不如反對平對不如串對

柱意最要精確如題中實字虛字及無字處各有當立之柱若非其柱而立之則可移入他題即不然亦可於本篇中前後互換矣

分析題義用兩與用二不同二有次序串義也兩乃敵耦平義也

文家皆知鍊句鍊字然單鍊字句則易對篇章而鍊字句則難字句能與篇章映照始爲文中藏眼不然乃修養家所謂瞎鍊也

多句之中必有一句爲主多字之中必有一字爲主鍊字句者尤須致意於此

文家用筆之法不出紆陡相濟紆而不懈者有陡以振其紆也陡而不突者有紆以養其陡也

筆法之大者三曰起曰行曰止而每法中未嘗不兼具三法如起便有起之行有起之止也

起筆無論反正虛實皆須貫攝一切然後以轉接收合

回顧之

正起反接反接後復將反意駁倒則與正接同實且視正接者題位較展而題義倍透故此法尤爲作家所尚

文有因轉接而合者有因轉接而開者春夏秋冬秋冬春夏一也

筆法初非本領之所存然愈有本領愈要講求筆法筆法所以達其本領也

問起講何尚曰要起得起問入手領題何尚曰要領得起問提比何尚曰要提得起

提比要訣全在原題不知原題而橫出意議豈但於本位不稱并中後之文亦無根本關係矣

前路要意寬語緊緊乃所以善用其寬後路要意實語靈靈乃所以善用其實

制藝體裁有二一本註釋就題詮題也一本古文夾敘夾議也註釋合多開少古文小開大合大開小合俱有之

先敘後議我注經也先議後敘經注我也文法雖千變萬化總不外於敘議二者求之

開合分大小以文言不以題言也就一比論之開大者如十句開一句合是也合大者如一句開十句合是

也若按諸題字則為題中一字作開者必仍就此一字合合處不得添出一題字為題中兩字作開者必仍兼此兩字合合處不得減去一題字何大小之可分耶

立一義於先然後有離有合離者離此合者合此也若未嘗先有所立之義不知是離合箇甚

文有合前之開有開前之開如今又棄寡人而歸兩句以得侍同朝甚喜為開得侍句又以前日願見而不可得為開也

文於題全反為正半反為翻如題言如此則好文言不如此則不好是上下兩截俱攻題背要其意中則仍

是言如此則好耳故曰全反爲正若題言如此則好文言不如此也好是反上截或言如此也未必好是反下截所謂半反爲翻也

凡就題之反面抉其弊者是正文非反文也而人往往以反文目之爲其與反文相似耳欲實知其爲正爲反有驗之之法但權將本題接入文下而以故字冠其首如接得者便知是正文矣若非正文何以不待用然字作轉乎

文有非面如不知者以爲爲肉是也有似面如其知者以爲爲無禮是也

襯法有捧題有壓題捧題以低淺壓題以高深

襯托不是閒言語乃相形相勘緊要之文非幫助題旨即反對題旨所謂客筆主意也

文之颺處爲寬拍處爲緊用寬取其相間相形若全寬是無寬全緊是無緊也

文忽然者爲斷變化之謂也如敛筆後忽放筆是復然者爲續貫注之謂也如前已敛筆中放筆後復敛筆以應前是

抑揚之法有四曰欲抑先揚欲揚先抑欲抑先抑欲揚先揚沈鬱頓挫必於是得之

振字訣其用有三曰振下振上兼振上下

文有關鍵便緊有題字之關鍵如倣此動彼是也有文

法之關鍵如前伏後應是也

文要鋪鋒相對起對收收對起起收對中間但有一字一句不鋪對卽爲無著卽爲不純

章法之相間如反正淺深虛實順逆皆是句法之相間如明暗長短單雙婉峭皆是

拍題有正拍反拍順拍倒拍之不同而全在未拍之先善爲之地所謂翔而後集也

文不外理法辭氣理取正而精法取密而遍辭取雅而切氣取清而厚

有題之理法有文之理法以文言之言有物爲理言有序爲法

文之要三主意要純一而貫攝格局要整齊而變化字句要刻畫而自然

文無一定局勢因題爲局勢無一定柱法因題爲柱法無一定句調因題爲句調不然則所謂局勢柱法句調者粗且外矣

文莫貴於高與緊不放過爲緊不犯手爲高

文之善於用事者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文之善於抒理者顯者微之微者顯之

文要不散神不破氣如樂律然旣已認定一宮爲主則不得復以他宮雜之

文尙奇而穩此旨本昌黎答劉正夫書奇則所謂異也

穩則所謂是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文經緯天地者也其道惟陰陽剛柔可以該之

易繫傳言物相雜故曰文國語言物一無文可見文之爲物必有對也然對必有主是對者矣

制義推明經意近於傳體傳莫先於易之十翼至大學以所謂字釋經已隱然欲代聖言如文之入語氣矣

漢桓譚編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爲章句於此見義對章句而言也至經義取士亦有所受之趙岐孟子題辭云漢興孝文廣遊學之路孟子置博士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唐楊瑒奏有司試帖明經不質大義因著其失宋仁宗時范仲淹宋祁等奏言有云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合數說觀之所以用經義之本意具見

宋文鑑載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一篇隱然以經義爲古文之一體似乎自亂其例然宋以前已有韓昌黎省試顏子不貳過論可知當經義未著爲令之時此等原可命爲古文也

元倪士毅撰作義要訣以明當時經義之體例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第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體余謂第一第三俱要包於第二之中聖人瞻言百里識經旨則一切攝入矣

經義戒平直亦戒艱深作義要訣云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爲長短而曲折意盡不害其爲短戒平直之謂也又云務高則多涉乎僻欲新則類入乎怪下字惡乎俗而造作太過則語澀立意惡乎同而搜索太甚則理背戒艱深之謂也

厚根柢定趨向以窮經爲主秦漢文取其當理者唐宋文取其切用者制義宜多讀先正餘慎取之

他文猶可雜以百家之學經義則惟聖道是明大抵不離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然觀王臨川答曾子固書云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此又見羣書之宜博也

欲學者知存心修行當以講書爲第一事講書須使切己體認及證以目前常見之事方覺有味且宜多設問以觀其意然後出數言開導之惟不專爲作文起見故能有益於文

明儒馮少墟先生名所輯舉業爲理學文鵠理學者兼致知力行而言之也我　朝論文名言如陳桂林寄王罕皆書云雖不應舉亦可當格言一則此亦足破干祿之陋見證求理之實功已

文不易爲亦不易識觀其文能得其人之性情志尚於工拙疎密之外庶幾知言知人之學也與

藝槩卷十六終